



讀書鏡

二

讀書鏡

二

4 1/2 5
549
2



1卷5
549
卷2

讀書鏡卷之四

雲間 陳繼儒 著

攜李 沈師昌 評



評衡治生
為意正是
此意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
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
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二獨
以生事有無為問賈謂祁公門下士曰黷以
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三不問而獨問生事
豈以黷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

竟

四卷

初進步者
不可不知

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名名在
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
可知。衍獨惧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為廩
祿所拘管耳。賈為之歎服。唐王起。歎歷省寺
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
耆年寒餒。至於依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
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且則飫及狗彘。稍歉
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
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

士大夫不
可不知

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醜
酬番成毒藥

開口便見
大意

王荆公亦有痛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
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
石區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
詞亦甚。賜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
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
東。嘗識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閣。而薄于
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

祥正求進
而及退

章以示公。耻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違戾，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侍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為巷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授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為枉了。做小人也。

東句適

李師中吳孝宗求榮而反辱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

一語有回天之力

捧表望北再拜而遣之。其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著。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懈也。公敬納焉。余嘗謂人臣薦士，與薦醫同。然醫誤特殺一人，官誤幾殺萬姓。今薦者不復慎，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薦，益又罕矣。此非特為國家舉劾無連坐法，亦由為國之念不及古人也。

良是良是

有士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

古人不類
今人

量大如海
亦惜才耳

詞氣甚非
乞客乃是
丈夫子

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
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
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
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為我書
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范友正在睢陽
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
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二道路
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
因為補學賤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

豪傑難認
非二公不
知

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
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
召至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歎曰貧
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
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
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
賤中往三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着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二添黑花飛眼
雪生鬚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

不恤老人
者但令其
讀此詩

為人子而
類慙者讀
此愧

為人子而
類慙者讀
此可愧
令人流涕

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慄淚常淹移床獨
就南牕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籜冠徐延之云
非身處老景真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悲夫洪
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
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其旨誤庭闈休辭
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
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
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慙洪
武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劔閣凌

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
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牕風似雨孤燈
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
泫然敬夫卒而慙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
宦游者多矣啣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
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
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快

明逸只愛
作翰林

二公及不
愛在翰林

結前意可

二不事二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
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我朝劉忠宣公大
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
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命
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
事遂為名臣夫錢明逸以翰林為重故見得
民事輕。劉忠宣張簡肅以民事為重故見得
翰林輕。今新郎君胸中若使具此公案則未
入館選者請托之心自消而已出秘書者怨

尤之念自喪。

此與角弓
之詩並垂
法戒

善喻善教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
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
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
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戮力同
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遣人招張綉二
欲許之賈翊于綉座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
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
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

有兄弟者
知否

讀此而閱
牆者可以
省矣

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
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為操所滅。法昭禪
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三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古人謂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
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
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三
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駘背鶴髮。
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因意決於

小人伺隙
而入。尤是
可恨

直進者固
躁鞭門幹
者亦編

酒醉者固
肆刻木者
亦謬

讀書錄

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
通耗問。遇于途。則耻下車。閱于牆。則思角訟。
結異姓為弟兄。迎讒夫為上客。家眾操戈野
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便
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為壽春令。
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二素嗜酒。適會其
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
之牆下。日夕射之。于嶠往見趙鳳。二辭以沐

辭沐髮而
詭直吏溺
從者尤褊
尤謬

斷案的的

李文饒兩
截人

髮崎詭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吁何其甚也昔胡存齋參政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皆願見之公每患閹人不為通是日不出即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詭言使遇胡公斷無此事

唐肅宗為太子。上使割羊臠以饌節。徐敬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

滓。公之侈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此可為居
第太美者
之戒

趙韓王宅園。圖畫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局鑰為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鍤者於其間而已。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脩不得。賣不得。善乎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宣州

人謂之三
不得粗
句亦令人
警省

高僧自竟

知足知足

西句便道
着人臣之
体

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闕城中乃抱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西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襍人不堪其憂余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為排擊如漢高文特帝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則已矣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情笑夫人不與后竝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

切中後世
之短

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遍于輦轂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且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

徧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為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首

張瓌四句可作好施者之師法

范文正公

無滲漏

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為相，惟成都八百桑。唐元載為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姑以八十為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于饑寒，而嘗死于財貨，可笑也。

借諸葛元載以示勸懲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

此是子房

賣書竟

言言錄

之安頓高祖處不忘遇留敢忘封爵耶

若薛包則天性孝友

名迹不露乃是至德

此事可以出將微哉

留侯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

樊佃叛吳。主召問潘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佃。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昔嘗為州

觀人當於所忽

此事可以入相徵哉

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積。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闈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叢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為中丞。闈吏適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

讀書竟

四卷

十一

此史之見
高於范諷
知將知相
誰人有此
眼力

者又數四大凡後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
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
宰天下之事豈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
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
直也范大笑慙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錯閒
時得忙時尚會錯今饌客設食尚如此况其
他乎故于潘濬之笑樊柚可以知將于閻隸
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

魏公歐
陽公得大
臣告君之
體其保全
正人左千
古快譚

士知杭州初英宗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
計已定矣既而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
一人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
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
命韓琦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
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為鑒
歐陽脩亦啟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
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
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

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下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群闈。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

主之體

王公亦得人臣之體

即時焚却

貴言竟

言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在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往來。亦即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朝

案牘先見之明

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却。繼有大臣力
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旦
日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古今文字
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人。而為
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而為
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于小人
君子之間。而為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
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為寤
寃。則庶乎群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搆寃單。

三段透徹
肝肺

光風霽月
心事

歌謠謗帖。皆不必論其真偽是非。但俱付之
祝融一炬。豈不為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
公案。

讀書鏡卷之四

言之行... 日得... 之禍... 背城... 打... 公案... 抑... 一... 豈... 不... 為... 天... 此... 間... 繁... 華... 了... 無... 幾... 豈... 謂... 不... 必... 備... 其... 真... 誠... 且... 非... 自... 財... 財... 之...

心事
水風齋

讀書鏡卷之五

雲間 陳繼儒 著

樵李 沈豫昌 評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
陛下着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
陛下為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
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耳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為相劉公沆王公堯
臣為參政議立皇嗣事秘不傳永豐中三公

事秘不傳
此語可味

讀書鏡

五卷

乙

萬世法程

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若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邪小人如陰螫執中者借以為口實耳。

傍人自淺
禪師自玄
而杜舍人

杜舍人務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

自高

禮臣甚小
同席甚陋
而一妓子
甚高

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歡笑有妓下籌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隙劉承雍亦嘗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歛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袞者史亦闕之以此

馬良言竟

五卷

二

結語千秋不朽

知科名難恃也。而况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盜賊亦知蘇氏翰令人于載憶坡仙

紹興二年度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晉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嘗官于觀州謫官渡觀江七

江神尚識題詩妙七日風波一刻恬

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頗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日有魯直州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爲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遶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面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天

每於收拾處寓慨嘆

文人翰墨。即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讐。諱文若崇。豈別具一肺腸耶。

伯溫服善人也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因著論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與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敢妄論。况萬二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與禮樂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劉壯與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

坡公有心人也

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余聞之。師云。未盡讀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曉。只為不遇蘇邵二先生。鑪錘然。究竟坐胸中書少耳。

假令留中書多即是鑪錘

寬說來
紫入題

白樂天一帖云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
風絲_三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董隱
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
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
人劉軻_二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楊雄司
馬遷為文故著翼_三血三卷秦龍子十卷雜文
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
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
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

不薦之薦
深於作薦
書

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予告行欲舉
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
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
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日子到長安持此札
為予謁集賢庠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
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
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余交友
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予之
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体

引子瞻一
段其文便
開熱

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
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蔣侍郎家
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
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
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
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者者世言文
公為魏公客魏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
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
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多矣

圓掉有情

吁王公不下士久矣有耳不聞有睛不轉有
口不噓有手不援此詎可令香山眉山兩長
者見也

是大宗師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
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
盡惡許為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
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
忿嫉于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脩怨何取其
為明哉玉真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

證驗在前
說夫不畏
愚哉愚哉

一句亦奇

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
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
故譖人翻_二。嗇夫喋_二。非有冥禍。則有奇窮。
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奭議論有根柢。韓琦
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真大人相
也。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
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賢者。公曰。此
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族必暴。且不中節。當
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
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戒之曰。子之材器。
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
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
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
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
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
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
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子非欲子毀方瓦

寧學古大臣毋為老
鄉愿

合。益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溫語如舊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

錄一生
嘆紫嘆紫

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鮮獲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何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真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歌兒亦能
作此超世
語

讀書鏡

氏守黑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
 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
 物者肯兼與之乎。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
 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
 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放晚節果以侈飾遂
 喪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青望備實
 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
 謗用與齒缺骨塌翠銷孰非名為的而招之
 射哉故噉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此兵家之
 機處所以
 兩利

漢馬武為蘇茂周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
 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
 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
 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
 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
 此茂衆疲勞吾乘其疲乃可克也已而果然
 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
 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
 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

此儒家之
機處所以
兩全

眉公此斷
頗似得趣

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謀
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
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
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
奮所患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嗟乎此二事為人最徹知已最深悠二道路
其誰解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
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

見識
好無

後經世變餘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
品俱為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
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
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圍以為逸老地公曰
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
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圍顧何時
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
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
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

眼寬步闊
超出塵凡

讀書鏡

已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闋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嗜讀叔

詞

具身後三字今人面頭

翻弄得好

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痴淚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真可謂具身後眼者。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從多言中來。此不惟不見諒于君子。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劉放劉恕同在館中。劉放一日問恕曰。聞君前日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

出言可慎
此之謂也

丁君閒冷無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放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放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誠有請求于丁。放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里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蘆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

規世語

此束之高
人一等

力卒致宜州之敗。夫士大夫在廟堂之上，言模行楷，豈宜以嫖語抵鏹人。如劉放、黃魯直可鑒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然余謂卽善虐二字，亦可抹撥去。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能抹去戲謔者，得一二畏友束之足矣。

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張仲方、倫、申、收皆不聽。李逢吉從。

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恤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

此意得之

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

佛氏救人
亦用權語

之余曰此謂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
凡家庭鄉黨皆然不獨諫法也

真是曠絕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
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
忠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晉崔洪爲左丞薦却
詵以自代後詵劾奏洪曰惟官自視各明至
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宣子崔洪之所
以曠絕一世也雖然門生之于舉主大過則
絕之小過則掩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含沙

之矢安乎不安乎東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
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
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蕭邁與王鐸並居
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
中邁旁掖歛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
幸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朕喜卿善事長
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
爲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

中選門生
此語拙而

青真筆竟

言言錄

及薄歸厚
在士大夫
始

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謝而退。夫古人之待舉主如此。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為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攷。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

檢點二字
亦是大件

于虎。老更事變。遂能為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若使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生疑則不
聽言
親決則不
用人

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周世宗。違眾破吐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夫用人聽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顛倒在手。而忠佞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莫決。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

每到總斷
便堪經世

田人
雖失限不
顯言
王最限不

心具大朴
無弊二

責之君乎。臣乎。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
議論不確聖。明安得而不厭。

宗章

以頗頰而帝心故疑不憂奇於文臣周世
吾與宗却疑志以肅學人封輔豈以文難登臆
人來黥餘叩

小亦累大蘇者矣昔對日對一日豈亦可
于與宗更事變後指為人言之於來士夫心

讀書日鏡卷之六

雲間 陳繼儒 著

攜李 沈從先 評

朝廷之辱莫大于大臣交詬而其故有三一則
為名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略功
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
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為
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略盧俊同在中書因
議政紛競撲碎硯王繹歎曰不意中書有民

一段自文
語之端

解之事是也。一則為奸人挑之以速其鬪而
歿者。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
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
臺參以激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
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
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
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豈為
已哉。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陝，魏舒寄以詩云：聖朝宰

三公乃是
人傑

相年二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
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
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
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
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哦之。說
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
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予魏處士者，其詩
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
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

說者二句
有力

晚年有得
盡世身境

末段今人
毛竦

小事若夫一朝縮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牖
下老人一着也

伴件俗
子隱情

東谷云造化之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
于幽閑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
地且不得閑而閑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
清資顯秩不知其機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
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殞者有矣又
有築舍返耕高潔自許旋入私室作搖尾乞
憐之言為干時求進之牘囊篋鎖鑰惴于

手收支簿書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
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
景何嘗識此旨趣勞二擾三死而後已若夫
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中峰禪師云入
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
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
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為務而不肯
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慚人夫此二
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以

規世語亦
超世語

滌俗情。當極閑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翦情習。

太尉韋雋為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二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言也。惟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吁。二子聞此言。可以瞑目矣。

亦超世語

綺語乃佛
氏所戒

王大尉問肩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肩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黃廷堅魯直作豔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媠心不止。馬腹止。恐生泥犁中耳。夫吾黨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豔語。難。直至兩處皆刑削得去。方是打成一片的三鍼人也。

宋萬歸宋。二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

讀書竟

人情不可持一句透徹世態

將此四人並提而論登否自見

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哉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為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為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且

無定分至此而甚則有父子之間迥然相絕

者唐來文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術

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

匠許敬宗曰護兒一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

豈有種耶然如敬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

節者則忠邪又豈有種耶願子孫何如耳

王右軍諫駁浩比伐書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

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趙子昂論

至元鈔法與脫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

敬宗之孫許遠以忠節者正見賢者不繫於世類

王趙二人吐氣地下

宜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淺也揚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未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孰謂翰墨人了不曉事耶

宋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為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体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

此趙文忠之好處

此趙叔平之好處

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避之趙叔平與歐陽脩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曰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歸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稍乃上言脩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蔑臣與脩踪跡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

讀書境

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
至使君子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
乎余嘗謂人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而避
之况撫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媒孽至尊
點辱士類此小輩詭亦祇自傷耳一刻三洗
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寒裳而蹈之
哉

存大體惜
口德在此
數句

事俱有

古風

常思天下
有饑寒困
苦之人乃
是好心腸

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
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
甚眾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
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御史豈啖此粗飯者
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二云葱湯麥飯
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怜試向城樓高處望
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
誼而忌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牛僧儒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

續書鏡

六卷

七

丈夫能自
斷於心是
學問得力
處

以初合
段前二
案

相門戶柳仲郢先為牛公所辟後李衛公奏
為京兆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
盛德敢不如竒章公門館衛公深歎其無苟
同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為
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
為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
每事自斷于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于
世者非嬖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
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

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
知其所守之正

章子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
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
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
擒欲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
子也師事郭泰命作粥呵曰高明為長者
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于地昭復進之泰復
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余

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慢幢故王生結襪
黃石進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
鑄少年正所謂以嗔作佛事若章丞相便是
風墮羅刹鬼國耳

全在一結
令人證佛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
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
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握父手為切脉狀
曰大人脉勢舒緩体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
無之攸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曰君固

攸是衣

不辭此耶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蹴數
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長州之相城一丐
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
之令人嫺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
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
母持杯方缺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
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也丐亦人
子也與其為攸者父孰若為丐也母嗚呼然
則人子何嘗之有

丐兒是叫
化中聖賢

蔡京不如
乞丐之母
哀哉

賣世言境

此篇將廉
頗已下六
人合為一
傳以示不
知止足之
戒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
來大夫賢卿，有未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
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
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
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
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
七十餘，上老之，使內吉問誰可將。曰：毋踰于
老臣者。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
而禍及其子。中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

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
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
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
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
喬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麗
生誣罔之事，幾于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
曰：高麗未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
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
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

雖無總斷
却含無盡
生意

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
猶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
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
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
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陞堂蓋
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有
慟哭一轂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
日江湖從學者人言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

願得千金
講歐陽芸

是詩法也

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學弓座
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歎息也

亦是文訣
也

詩文小技耳然深沉則力勁博綜則澤鮮由淺
而達由達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
行世即百賞譽未必得我之骨髓百彈射未
必損我之皮膚若素無包蓄深遠之致而揮
毫對客行卷贄人且甚有哀刻以希遇者此
欲迫得名耳而反為有識拾作笑端不可不
慎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

讀書竟

號曰苦海
笑殺滿座
何多艾氣
祇自取輕

苦海艾丸
淺士之玷

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即命二僕昇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笑。而罷。韓熙載性好謔。浪有投贊。大茲惡。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來即歸之。乃出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大笑。如此事。余嘗自愛。亦往。以此愛人。曰。何不文明以止。何不白賁无咎。而少年輩鮮有省余語者。苦海波濤。艾丸熏燄。何時是息。

讀書鏡卷之六 終

讀書鏡卷之七

雲間 陳繼儒 著

樵李 費 慧 評

善讀之累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閣立。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辭。今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蔡允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教宮人。恭甚耻之。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輓轡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皓白。

善詩之累

善書之累

讀書鏡

七卷

乙

俱是良藥

戒子孫勿學此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懼伎藝見稱。一則懼同儕賈忌。一則懼中官權倖。以此漸慙。又甚則人奴賤隸。輾轉暗托。溷落名號。遂為終身白璧之瑕。故唐晁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而鮑昭多累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

又

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亭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

養德養壽
養神養氣
人所樂听

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
日用多少對以十日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
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
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
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
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
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
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
可以養壽也醉醴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

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
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
求於已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
寶

一句收束

一箇名字

兩個名字

三箇名字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
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
恬退之士嘗曰彼驚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
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
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

古實甚可竟

七卷

三

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有文正忠定之用人則真才不為虛名所奪然以知名之故而一切以奔競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人上其能抑之在人下手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四個五個名士

六個七個名士而發

裴耀卿知大体

張守珪知大体

開元間刺史楊濟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將擬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我朝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臧反為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

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皆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体耳乃就繫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

秦襄毅知
大体

三

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体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朝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孿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少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

霍文敏知
大体

眉公此段
至張可垂
法萬世

浚招採人
才是一片
推較公心

增多引名
士是一片
牢籠私心

如何已發。在臺諫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
于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
輕易動稱某可拿。某可斬耳。

張浚自淮西歸。與梟同在相位。以招採賢才為
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
呂頤浩與檜同秉政。檜知己不為時論所與。
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奪其朝權。
上頗覺之。乃下詔戒朋黨。大丈夫要須于此
處見得分明。其人是浚是檜。其意是推較是

牢籠。不然。藏舟于山。夜半為有力者負之。而
去。安用名為也。

二詩皆不
脫一險字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傍觀欲
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
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絕春秋。每恨無
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險處。不如歸去卧林
丘。余嘗聞前輩言。世廟朝。通州虜急。怒大
司馬丁公汝夔置之辟。當時檣紳見而嘆曰。
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宦情。其中一士夫笑曰。

三人見以
為隱迷人
見以為安

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個、我只索拋却、若
使一月殺一個、還須做他、吁、若此人日雖以
文正文靖之詩告之、亦復何益、富貴之能迷
人如此。

兩段分明
曙若列眉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麗隨分、塞饑
倉、總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
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
骨肉、并屎糞、疆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
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

省。姓。慾。矣。

此篇雖是
論詩而作
文之理亦
然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者、指御
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艷然
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
來、乃取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
來云、欲更為中字何如、皎然展手示之、遂定
交、呂氏童蒙訓云、杜氏新詩改罷、自長吟、文
字頗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
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畱原稿一字者、魯直長

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有東坡蜜
酒歌少一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寬定
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于容易而
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
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
錄云詩語最難事也吾于他文不至蹇澀惟
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
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自出輒復悲
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二有加焉復

千百言總
無當

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
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
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
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

此賢相風
度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可取必正
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
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
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
用者旣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

此奸相狡計

到底又責備賢者

檜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都與他慇懃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贖。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昉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檜奸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檜固不足論已。昉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為吏最忌作偏。自古有小一物貢獻。遂貽地

方無窮之害者。如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唐堯上書言狀。和帝詔省之。我朝各鎮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椹。棹其氣甚香。其味酸澀。以蜜制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常熟知縣郭南。上盧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其為民遠

引證確

范鎮退不求名

慮如此。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與厲階，且至壞人品。故曰：無為福先，無為禍始。

范鎮劾王安石，落職去。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

襄積進不求榮

吾何心哉。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襄積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夫古之諫官，退不求名，進不求榮，如此。後世乃有一言而自謂九鼎，一日而屢望九遷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

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
又恐爲邏者所獲雷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
良民孔寺丞牧以文行推在汝州僕有執盜
竹木者牧釋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
謝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
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慚不復渡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
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
汝果能擊賊二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

利已利人

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不記
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物自隨。吾
輩害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實新第。一
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
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
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
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
爐也。

無上菩提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

崔氏有文
章有門第
且言貴且
少年

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
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
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
苑花發洛陽城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可致
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章后作相又附太平
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
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
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
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到底難恃

六祖惠能
一柴夫耳
聞應物無
住而生乎
心遂言下
大悟

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謂心不着於物而廢
之矣惟用形以應物而經猶有天人禮枯骨
者偈云汝是生前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
至。玉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
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
偈云。因這臭皮囊。波二劫。二忙。只知貪快樂。
不肯暫回光。白日鎚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
痛棒打。此恨粹難忘。夫人神托於形骸之中。
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譬如匠人用斧斤。用

推尊孔子

中庸動乎
四體左傳
成子受脈
要會得

之而善則為善器用之不善則為惡器故為
天人者用形骸者也為餓鬼者不善用形骸
者也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而禮之
鞭之亦何益若吾孔子之廢心而用形又并
形骸俱化矣。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
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
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
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

地也言行
所以動
地則君父
之前如何
不慎

斥之勿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
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
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身名俱損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
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文忠公既退居有園
第在京師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
為具召雖權貴不拒也大抵在朝則踪跡宜
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

兩下俱各
權所宜

舊。

讀書鏡卷之七

終

刺鼻常苦楷于愈半未嘗一至其人之門道

若曰夙交錫籟以事一人發其能之可也

世言禮文間斷夫無標殺姪罪其必具其

郊亦須取茲四且若皆一却各士

昔麻用玉藥而每以手許擊擊

不射
之箭
何

